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帶槍的人

巴 包 哥 廷 君

維
允

瀚 合 譯
南



中華書局出版

—— * 有著作權 · 不得翻印 * ——

電影劇
本叢書 帶 槍 的 人 (全一冊)

◎國產報紙本定價人民幣六千一百元

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譯者 維 瀚 允 南

原書名 Человек с ружьем

原作者 Николай Погодин

原出版者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

原書出版年份 1949年

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 澳門路四七七號

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

上海 澳門路四七七號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北京 絨線胡同六六號

編號:15605 (52,滬型,32開,73頁,32千字)

1953年5月3版 印數(滬)5,501—9,500

本書內容提要

本書是描寫一個沙皇軍隊的士兵，如何在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思想的影響下，成爲勇敢而有覺悟的紅軍戰士，最後又成爲卓越的指揮員。這裏鮮明地表現了蘇聯革命戰爭中農民翻身的一個典型。從而說明了沙皇俄國的農民是怎樣覺醒起來，去追求有意義的新生活。通過這個故事也塑造了人類偉大導師——列寧的形象，以及寫出了一九一七年當時蘇聯的社會變動，革命士兵與人民的血肉關係。



15605

6,100 元

電影劇本叢書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帶槍的人

H·包哥廷著
維允瀚南合譯



中華書局出版

莫斯科電影製片廠

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

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

一九一七年。

彈穴累累，淫雨後泥濘的土地。遠處是鐵絲網的斷綫。黃昏。

在片片夜晚的烏雲的背景上——戰壕的壕頂，一支用刺刀倒插在地裏的步槍的側影。旁邊是一幅標語：「打倒戰爭！」

一陣風把大的死水池塘吹起漣漪。池塘邊蹲着士兵伊凡·夏特林，正在專心洗滌水罐。

兩雙士兵的長靴在泥濘中踏着走過池塘邊上。

「上哪兒？」夏特林頭都不抬地問着。

兩個士兵停下來。年輕的一個黠黠地笑着，一面在滿裝瓜子的軍帽裏挑揀瓜子。

「拿去請德國人吃瓜子，並且我還要建議他們推翻他們的皇帝。他媽的，他們會明白的，他們會講——很好，很好。」他興高采烈地說着。

夏特林把水罐灌滿水，站起來，仔仔細細地揩過水罐邊上沾着的污垢，沿着交通壕的道上走去，他走過一個睡在觀測所旁的士兵身旁，走過棄在射擊孔裏一些積滿污垢的步槍之旁。

他一直走到掩蔽部。

兩個士兵一聲不作聚精會神地在下棋。士兵葉甫杜興柯坐在掩蔽部入口處的門檻上，低聲唱着烏克蘭歌曲。

夏特林走入掩蔽部。薄暮。一羣士兵擠在洋鐵皮包的子彈箱旁邊，其中一個正在寫着。遠處，在板牀上還坐着兩個。他們正和着葉甫杜興柯的歌聲唱着。

角落裏，年青士兵洛普辛裹着大衣，看樣子是在發瘧疾。夏特林走到洛普辛跟前，俯下身去。洛普辛向着水罐撲上去，貪婪地抓住水罐。他非常困難地在喝水：兩手發抖，牙齒碰在水罐邊上作響，水都被手抖顛得潑了出來。

「夥計們，好怪呀！」葉甫杜興柯停止了歌唱，「彎彎的月牙昇上來了。你們不要吵，不要打斷我的講話。正是這麼個月牙呀，它照耀着我們，也照耀着我們的家鄉！弟兄們，弟兄們呀，我要櫻桃，要我們烏克蘭那種櫻桃。櫻桃，知道嗎？啊唷，爲什麼要給人們這種痛苦呢？只要一把這樣的櫻桃，死也是情願的！」

夏特林從旁走過，把水罐放到砌在壕塹土壁裏的小火爐上；

「傷心是不中用的，葉甫杜興柯。……」

一個病兵在角落裏呻吟，正在冷得發抖。

「伙計們，誰有奎甯？我說奎甯，難道誰都沒有嗎？」病兵疲乏得一點力氣也沒有，倒了下去。

夏特林走到他跟前，坐在旁邊，愁容滿面地用短刀削起松木片子來。

「你是幸運兒，夏特林。」病兵睜開眼睛，輕輕地說。

「怎麼啦？」夏特林回答他說，繼續着在削松木片子。

「你有一次休假啦？」病兵低聲說。

「不錯，是這樣的。」

一羣士兵俯身注視一封信，一個在寫，其餘的都在等待着。

「喂，讀吧，洛普辛。」一個中年士兵在說。

「列寧同志——公民——先生：」洛普辛在讀着：「從報紙上讀到你所寫的，我們在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來，只有你一個人是同情真正的自由。你一定還要寫，爲了大眾的幸福，趕快把戰爭結束，於是大家回老家去……」

夏特林走近些，按着朗誦的節拍，微微地在點着頭，認真地在斟酌每一個字眼的分量。

「還有關於土地。」他添了一句。

「對啦。」士兵們的聲音在響着。

「……還有關於土地……」洛普辛寫上去，「或者，這應該怎麼辦，你都不用疑慮，一定也要寫出來。祝你健康，祝你永遠爲普通士兵和一切俄羅斯的工人農民的利益而工作……」

「……經過大家核對無誤。我們簽名……」洛普辛寫完了信。
士兵們在信上簽名。

一個軍官在交通壕裏走着。他在一個躺臥着的士兵身旁停下來，搖搖士兵的肩膀：

「瘋啦？醒來！」

在掩蔽部裏，洛普辛粘好信，交給夏特林：

「小心，不要忘掉！」

「一定親手送到。」夏特林藏起信，從箱子裏拿起一份「工人的道路」報，摺好，也把它藏在懷裏。

軍官在戰壕裏走着，走到「打倒戰爭！」的標語跟前。把標語扔在地上，抬頭向鐵絲網方面望了一下，拿起步槍，在戰壕裏跑起來，嘴裏喊着：

「鬼東西！回來，回來！叛徒！」一面朝天開槍。

掩蔽部裏的士兵聽到喊聲和槍聲，紛亂起來。

聽見回擊的槍聲。機關槍聯珠似的響着。

鐵絲網旁邊的一個士兵着慌起來，瓜子摔了一地。好多正在和德國士兵聯歡的士兵們奔回戰壕裏來。

「停住！別開槍！弟兄們，別開槍！」

夏特林和幾個士兵從掩蔽部跑出來。

夏特林看到軍官，喊着：「上尉先生，請你把槍放下！反正德國人已經不朝我們戰壕裏開槍啦！」

但是軍官沒有聽他的話。

「這是叛變！是委員會的決議……我……」

夏特林跑到他跟前。在戰壕的壕頂上，透出一個拿着一帽子瓜子的士兵的身子。這時一顆子彈突然打中了他，他跌到戰壕裏，倒在夏特林和軍官中間。

夏特林看着那個士兵，隨後死勁去奪軍官手裏的步槍。軍官拚命拿住槍，喊起來：

「你，怎麼，夏特林？啊，是啦！你要出賣自由的俄羅斯，夏特林？……」

被打死的兵士的頭顱。

「他們……他們……反正他們……不打我們，」夏特林搶奪着軍官的步槍。由於劇烈的震動，「工人的道路」報從大衣的裏襟裏落到地上。

軍官看到報紙，跑上來，拾了起來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布爾什維克傳染病到了我的連裏！嘿，你講呀！」

「正是！」夏特林機械地挺直了身子。

「好，好……你可知道你們的列寧，已經被德國人收買了嗎？」軍官指着報紙，高聲嚷着。

「我不知道！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，夏特林？」

「我是英勇的俄羅斯軍隊的一個士兵！」

「好。……那你就在敵人面前讀這種大逆不道的東西。」

「正是！」

「嘿，你要知道……」軍官哼了一聲，跑了沒有幾步，轉過身來，咬牙切齒地說：「你本來有一次假期的，伊凡，我現在可把它取消啦！」

夏特林一動也不動地站着。他身後——站着一羣兵士。

強烈的爆炸聲震撼着天空。又一聲……又是一聲……烟霧和泥土籠罩着一切……泥塊緩慢地墜落下來……烟霧消散的時候，透露出炸毀了的戰壕。夏特林渾身是

泥，從廢墟底下東闖西撞地爬出來，把身上的泥土抖了一下，看着軍官那一邊。從泥土下面，只露出一隻癱攣地捏着報紙的手。

夏特林走到軍官屍體跟前，從他手裏抽出報紙，藏起來，說：

「什麼，取消了嗎？上你的西天去吧！」掙起步槍，走了。

一張潔白的紙。一隻手在寫着：「全國民衆」。

劃掉「全國民衆」幾個字，又寫着：「俄羅斯公民們。臨時政府已經被推翻了！」我們認得這是伊里奇的手跡。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（十月二十五日）所寫的親筆文稿，又活躍在我們面前。

列寧正在寫着文稿的同時，在畫面的背景上用化化入的手法，迅速地轉換着十月革命的鏡頭：朝霞艦上的砲擊，對冬宮的攻擊，沸騰的斯摩爾尼……

在以這些鏡頭作背景的畫面上，顯出列寧的字句：

「國家政權已經轉移到彼得格拉工人和士兵代表的蘇維埃機關——以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爲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手裏。人民過去所爭取的事業：立即宣告民主的

和平、取消地主土地所有權、工人管理生產、成立蘇維埃政府，這個事業已經獲得保證。」符拉基米爾·伊里奇俯身在桌上，轉過身來，看了一眼，眯着眼睛，他一直寫到最後一句：「工農兵革命萬歲！」

全篇文告轉載在「工人和兵士」報第八期裏，貼在牆上。它旁邊還有一張——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，第九期，標題是：「告工人、兵士和農民書。」

一羣人圍在那裏讀報紙。

夏特林也在人羣裏。

夏特林專心在讀報，在低聲重複地讀着列寧的字句。接着他用手摸一下懷中的那封信，就沿着革命的彼得格拉的街道走去。

一輛散發傳單的卡車飛馳過去。一隊武裝水兵走過……

夏特林在阿尼契柯夫橋上走着。在克洛督夫馬像腳邊，有端着木盤叫賣的婦人，兜賣香烟的孩子。

夏特林左右回顧着。

在陰晦的彼得格拉天空背景上，馬像高高地昂立着。

一個資本家裏的大客廳。木器傢具都用布套罩着，地板上鋪着厚毛絨毯，精緻的、有着幾百盞燈的枝形燈架。枝形燈架下層的小燈亮着，它的底下，在古色古香的小桌子上，有一隻銅蛙，嘴和眼睛都在放光。

小桌子旁邊聚攏着：一個穿着志願驃騎兵制服的年青人，一個身着袒胸禮服的貴婦人，一個老態龍鍾的宗教會議的顯貴和女主人——這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婦人，穿着天鵝絨的衣服。旁邊站着使女卡加。

女主人說：「卡加，我們現在要忙着一樁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誰都不許上這兒來！」

「是。」卡加回答說。

「重覆一遍我的話。」

「我們現在要忙着……」

「想想，誰是我們。」女主人沉着氣。

「你們要忙着一樁非常重要的事情」卡加改正着，「所以誰也不許上這裏來。」

女主人滿意地點點頭。

卡加在她背後扮一個鬼臉，走出去。女主人坐到小桌子旁的一張圓椅上，緩慢地呼吸着，目光炯炯掃視着所有的人。大家在桌子周圍屏息危坐。

「先生們，我建議把拿破崙皇帝的神靈請來。」女主人發出宗教徒的聲調。

桌上放着一張白紙。紙上劃着一個圓圈。沿着圓圈排列着字母。那裏還放着一隻覆倒的碟子，碟子邊上畫着一枝箭。女主人把碟子放在紙上圓圈的中心，大家把手放在上面。

「我們請拿破崙·彭拿巴特皇帝的神靈。大皇帝，回答我們，布爾什維克政權要維持多久？」

這是一座貴族式的花園洋房，靠近飯廳的吸煙室裏，一個商人模樣，體格魁梧的人從伏爾加來的工業家，倚着一根許多節疤的木杖坐着。

圓桌旁邊，坐着資產階級和資本家集團的代表們。一個具有「西方風度」，帶着念珠的白髮老叟，很明顯地他是民主立憲黨的一個領袖人物。坐在最後的一位正照着一張紙條向集合着的人們朗誦：